



論語古義  
一二

□ 12  
3105  
1





口 12  
3105  
1-4  
口 12  
號 3105  
卷 1

新念圖書  
放  
手  
不  
華  
月

刊論語古義序

昔者夫子生乎衰周之季。躬天縱之資。立  
生民之極。祖述前聖。討論墳典。其道之大。  
德之盛。亙今古而莫之比也。其遺言微旨。  
之託于後者。門人弟子。謹而備錄。名曰論  
語。固經中之一王。百家之權衡也。聖而前

論語古義

序

一

古義序

487



乎此者不經其品章則萬世無以識其爲  
聖賢而後乎此者不就其折衷則萬世無  
以辨其言行事實之爲孰得孰失也言其  
大也則猶天地之囿萬象而品彙莫不罔  
羅乎其中言其近也則猶布帛菽粟之切  
于民用而一日不資則不能以爲人斯道

之蘊與學問之階級固具於其中而不待  
復求之於其外矣自漢而後疏解註述之  
繁非不精且詳也然徒視以爲平實法語  
而非鉤玄探蹟之至論應酬常談而非統  
宗會極之要言則雖不能不洽解以泝經  
亦不可以不原經以審註焉大抵聖人之



論語古義  
道務實故其教人每就日用行事之實示  
之是非得失而未嘗使之求心于一念未  
萌之先也。今且舉其大者二十篇中鉅細  
畢舉而其要莫仁爲大也。後之所謂仁者  
以寂然不動解覺解愛之理爲仁之體以  
惻隱之發乎心者爲仁之用而以其著乎

行事澤物利人實迹之可見者爲仁之施。  
於是仁分爲三截而其用功全在乎屏欲  
閑邪湛乎瑩乎以復靈覺不昧之初則澤  
物利人之功乃其發見而仁之粗者也。而  
質諸先聖之言則所謂仁也者唯一而已  
矣。而主實故其利澤恩愛之及物者雖有



生熟大小之差皆可以謂之仁而安則爲  
仁者利則爲智者假則爲霸者依則爲人  
違則非人也所以其用工之方義以配之  
禮以節之智以明之或忠或敬或恕能敦  
其積而後可以爲仁矣而語其本則孝弟  
之心乃所謂知能之良而至於仁之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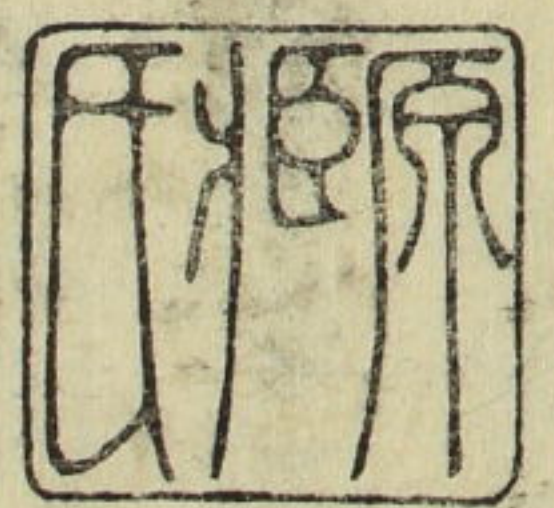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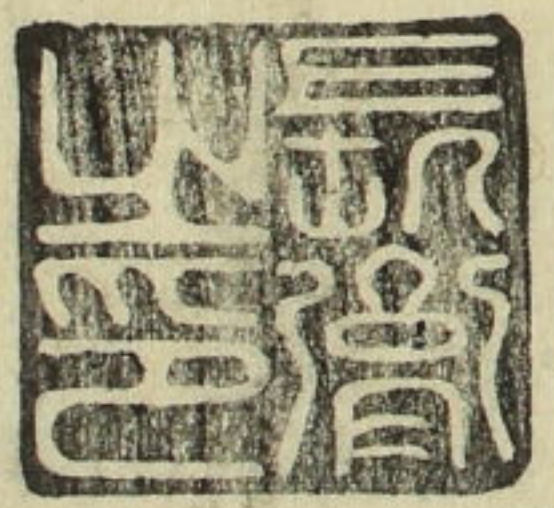
若夫至於不動之初未萌之際則聖人固  
無其說矣推之自行莫不皆然昔吾先人  
夙志聖學衽席經典服膺遺訓唯信夫子  
之爲曠古一人之聖此書之爲曠古無上  
之經晝誦宵繹參究訓傳恍然自得始覺  
後世之學與古人異齒未強仕已艸此解



杜門卻掃日授生徒不復知世有聲利榮  
 華之可羨改竄補緝向五十霜稿凡五易  
 白管紛如冀傳聖訓于後昆託微志于汗  
 青瑣義未說時有出人則益亦不暇校矣  
 胤也不肖夙受其分數奉以周旋不敢失  
 隊徒知讀父書而欲傳之同志爰命錢梓

以垂不朽云

正德二年壬辰九月日伊藤長胤謹敘





論語古義總論



伊藤維楨 述

敘由

宋邢氏昺曰按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



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  
 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語  
 者，出自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  
 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  
 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  
 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後漢包咸、周  
 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  
 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焉。魏吏部尚書何  
 晏集諸儒之說，並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上

之盛行于世

維楨按鄭氏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程  
 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  
 書獨二子以子稱。愚謂此特謂撰夫子之語  
 而已，至諸子之語未必盡然。蓋論語一書記  
 者非一手成者，非一時何者？除有子曾子外，  
 閔子冉子亦以子稱，而諸子之語曾子最居  
 多。子貢子夏次之，學而一篇三載有子之語，  
 而子張篇多記子張之言，則知夫子之語皆



成於游夏等所撰而諸子之語則各出于其門人之所記然要之編論語者亦游夏之儔而已曾南豐日記二典者臯夔之徒卽此意而自宋興以來說論語者蓋數百家然而多出其意見淆以佛老之說則不可據以爲信唯漢儒之說猶爲近古蓋不失傳受之意故此書出入注疏者爲多而於諸家之說獨取其所長并加裁定其意味血脈則竊附臆見云

又曰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集之類乎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習而又次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爲二十篇云何以言之蓋觀鄉黨一篇要當在第二十篇而今嵌在中間則知前十篇旣自爲成書且詳其書若曾點言志子路問正名季氏伐顓臾諸章一段甚長及六言六蔽君子有九思三戒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等語皆前十篇所無者其議論體製亦自不與前



相似故知後十篇乃補前所遺者也

綱領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又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優作自己問聖人答處優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維楨按論語一書萬世道學之規矩準則也其言至正至當徹上徹下增一字則有餘減一字則不足道至乎此而盡矣學至乎此而極矣猶天地之無窮人在其中而不知其大焉萬世而不變準四海而不違於乎大矣哉其語道則以仁爲宗以智爲要以義爲質以禮爲輔其語教人則曰博文約禮則曰文行忠信而總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是其標的也雖後有聖者出亦不能易此而宋儒說論語專

以仁義爲理而不知爲德之名以忠信爲用而不爲緊要之功甚者至於以論語爲未足而苟求之他書或假釋老之說以資其言說其不得罪於孔門者殆鮮矣

又曰夫子以前雖教法略備然學問未開道德未明直至夫子然後道德學問初發揮得盡矣使萬世學者知專由仁義而行而種種鬼神卜筮之說皆以義理斷之不與道德相混故謂學問自夫子始斬新開闢可也孟子引



宰我子貢有若三子之語曰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蓋諸子嘗得親炙夫子而知其實度越乎羣聖人而後措詞如此愚斷以論語爲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爲此故也而漢唐以來人皆知六經之爲尊而不知論語之爲最尊而高出於六經之上或以易範爲祖或以學庸爲先不知論語一書其明道立教徹上徹下無復餘蘊非他經之可比也夫子之道所以終不大明

於天下者職此之由愚賴天之靈得發明千載不傳之學於語孟二書故敢據鄙見不似隱諱非臆說也

又曰夫道至正明白易知易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故知之非難守之爲難守之非難樂之爲難若夫高遠不可及者非道隱僻不可知者非道何者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也一人知之而十人不能知之者非道一人行之而十人不能行之者



論語古義 卷之九 鄉黨第十  
非道何者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  
之道也苟知此則識吾夫子之德實度越乎  
群聖人而吾夫子之道高超出乎萬世焉中  
庸曰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贊  
夫子之德之學之功云然若夫高遠不可及  
隱僻不可知之說考之於三王則謬建之於  
天地則悖推之於人情物理則皆不合可見  
宇宙之際本無此理而誣道之甚者也夫窮

高則必返于卑極遠則必還于近返卑近而  
後其見始實矣何則知卑近之可恒居而高  
遠之非其所也所謂卑近者本非卑近即平  
常之謂也實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而人倫日  
用之所當然豈有高遠於此者乎彼厭卑近  
而喜高遠者豈足與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  
可須臾離之道哉學者必知此然後可以讀  
論語矣

又曰欲學孔孟之道者當知二書之所同又知



其所異也。則於孔孟之本旨自瞭然矣。蓋天下所尊者二。曰道。曰教。道者何。仁義是也。教者何。學問是也。論語專言教。而道在其中矣。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其故何。諸曰道者。充滿宇宙。貫徹古今。無處不在。無時不至。矣。然不能使人自能趨于善。故聖人爲之明彝倫。倡仁義。教之詩書禮樂。以使人得爲聖。爲賢。而能開萬世太平。皆教之功也。故夫子專言教。而道自在其中也。而至於孟子時。

聖遠道湮。異端蜂起。各道其道。莫能統一。故孟子爲之。明揭示仁義兩者。而詔諸後世。猶晝夜之互行。寒暑之相代。無偏無倚。煥如日星。使人無所迷惑。七篇之內。橫說豎說。其言若異。而無一非仁義之旨。而其所謂存養擴充。居仁由義之說。皆以教而言。故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也。二書之言。如有所異。而實相爲用。此其所同也。此二書之要領。學問之標的。若於此欠理會。卒不能得孔孟之門庭。



學者審諸

又曰孟子稱倡性善之說爲萬世道學之宗旨而孔子不言之者何哉蓋人能從教則從其所志所勤皆可以至於聖賢而性之美惡不暇論焉故雖無性善之說可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自衆人至於堯舜其間相去奚翅千萬而夫子謂之相近者則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故雖不言性善而性善自在其中矣謂夫子不言性善者非也孟

子本以仁義爲其宗旨而其所以發性善之說者蓋爲自暴自棄者立其標榜使知所本耳蓋道至尊而教次之而其盡道受教者性之德也若使人之性如雞犬之無智焉則雖有善道莫得而入雖有善教莫得而從也惟其善故能盡道受教而之善也輕此孟子所以爲自暴自棄者發性善之說而亦莫不以教爲要何者倘專任其性而不學以充之則衆人焉耳愚人焉耳其卒或爲桀紂而止故



論語古義  
日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日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皆言性之不可恃也專謂孟子倡性善之說為道學之宗旨者後世學驚虛遠見性甚高之所致而非孟子之本旨也

論語古義總論畢

論語古義卷之一

伊藤維楨述

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做也覺也考諸古訓驗之見聞有

所做法而覺悟也習溫習也說悅同喜也言既學矣而時時溫習則智開道明猶大寐頓覺跛者忽起而有不堪其悅者矣蓋道之浩浩唯學得以盡之而非習則亦不能造其極故聖人以學為貴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其朋同類也  
被乎遠則君子善與人同志得遂  
而足以見我德之不孤何樂如之  
人不知而



不愠不亦君子乎愠怒也君子成德之稱言德備於已則富貴爵祿毀譽得喪一切無所動乎其中故雖人不知而輕賤之毫無所怒學之至也蓋其道愈大則識之者愈少是君子之所以不愠也

此夫子自言其意中之事以勸勉人也言適其心則悅遂其願則樂皆人情之所同然而人未知誠悅樂也君子者人之所仰慕而人未知誠君子也故學而時習則所得日熟是為誠悅矣有朋自遠方來則善與人同是為誠樂矣而至於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入而

不自得焉則不啻免為鄉人是為誠君子矣而朋來之樂不愠之君子皆由學而得焉則學之為功不其大乎夫子所以為天地立道為生民建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亦學之功也故論語以學之一字為一部開首而門人以此章置諸一書之首蓋一部小論語云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孔子弟子名有之入鮮以也亂謂逆理亂常之事也言孝弟之人不待學問自不為不善也蓋明孝弟為本



然之君子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

善也之本與務專力也本猶根也言君子凡事專用

也孝弟者其至於仁之本歟故為仁者以

孝弟為本則仁道充大而足以保四海也  
此章總贊孝弟之為至德也蓋其為人也孝

弟者其性之最美而近道者也則其必無犯

上作亂之事可知矣此則進德作聖之基本

而可以至於仁矣仁者道也孝弟者其本也

苟自此本而充之則所謂道者生生不已猶

有源之水導之而放于四海有根之木培之

則可以參天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可知道云者乃指仁也而孝弟其根本也編

者以此置諸首章之次蓋明孝弟乃學問之

本根也有旨哉

論曰仁者天下之達道而人之所不可不

由焉而行者也而循其本則人性之善具

此四端苟知擴而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

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



仁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言相符蓋孟子祖述之也先儒之說以為仁義者人性所具之理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若如其說則仁體而為本孝弟用而為末於是與有子之言殆相柄鑿故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然既曰其為入也孝弟又曰本立而道生則其以孝弟為仁之本可知矣然則孟子以仁義為固

有者何也蓋謂人之性善故以仁義為其性也此以仁義名性也非直以仁義為人

之性也毫釐千里之謬正在于此不容不辨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鮮少也言好其言語善其顏色致

飾於外則是偽焉耳何仁之有

孔門之教以仁為學問之宗旨而平生受用莫不從事於此故不言道不言德或以仁命之如此章是也蓋德以仁為主而仁以誠為



本剛毅木訥質乎外而實乎內故曰近巧言  
令色似乎外而偽乎內故曰鮮其辨誠偽於  
幾微之間至嚴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三省如三復三令之類丁寧反復而省其身也凡三字在句首者為三三之義如三復白圭三以天下讓是也

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孔氏曰忠謂盡中心信實也何氏曰傳不習乎言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此曾子於此三者常常無忘於心又每日三

次竦動興起自省其身若此蓋斯三者皆為  
入不苟之事曾子以此自省其身則古人所  
以脩身者專以愛人為本故其所自省者亦  
在為人而非如後世之學以絕外誘屏思慮  
為省身之要也可從而知矣

論曰古者道德盛而議論平故其修己治  
入之間專言孝弟忠信而未嘗有高遠微  
妙之說也聖人既沒道德始衰道德始衰  
而議論始高及乎其愈衰也則議論愈高



而去道德愈益甚矣人唯知悅議論之高而不知其實去道德益遠也佛老之說後儒之學是已益天地之道存于人人之道莫切於孝弟忠信故孝弟忠信足以盡人道矣若曾子之言後世學者孰能識其造於至極而無復可加者乎哉觀後篇答孟敬子將死之語與此章意若出一轍則知此章益出於其晚年而非初年之言也然則曾子一生之學謂此章盡之可矣先儒

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者亦非深知論語者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事而信者敬慎民事而信以接下也人通臣民而言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本在於所存而非專任政事也

治千乘之國其事固難而其功最大矣然以此為本則亦無難治者即孟子所謂事在易之意○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益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入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汎廣也眾謂眾人言廣愛眾人無所憎嫉也仁謂仁者言親近有德之人也餘力猶言閒暇以用也謂用閒暇也文者先王之遺文言孝弟謹

信汎愛而親仁則修身之本立矣而其有餘力則亦考遺文以驗其所行之得失也

此言學問當慎其初也孝弟者人倫之本謹信者力行之要汎愛親仁者成德之基餘力學文者亦就有道而正焉之意言在為弟子時果能如此則學自正德自修而終身之業得矣

論曰凡學須慎其初所入一差必貽終身之害後世學者不知以德行為主而專以學文為事故其卒也必為異端俗儒之流



蓋古者以德行爲學問故學問既成而道  
德自立見聞益廣而躬行益篤矣後世以  
德行爲德行以學問爲學問故既學矣而  
又脩德行以副其意故每有文學勝而德  
行不及之患矣或有未及德行而流至於  
記誦文詞而止者矣其初之不可不慎也  
如此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  
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變  
易顏色言好善之有誠也致猶委也致其身  
身謂不有其身也子夏言學者求如是而已苟  
有如是之人雖或昧嘗爲學我必謂之既學道  
之人矣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  
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  
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  
可知矣○愚謂子夏得親炙於聖人而篤信  
堅守焉則固當真得聖人之意而今其言如  
此則聖門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者能得子



夏之意而後可以讀書不然則雖文學可觀而與未學之人同可不察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重厚重威威嚴言君子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民

不敬也夫子多為當時賢士大夫說故凡稱君子者大類指在位之人而言學則不固

孔氏曰固蔽也言君子亦當為學以致其道不然則有蔽固不通之病主忠信

對賓之稱忠信學問之主無友不如已者

本故學必以忠信為主過則勿憚改

難也自洽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

此章一句各是一事皆切要之言也凡論語

諸章有直記一時之言者有併錄異日之語

者有綴輯數言以為一章者如此章是也蓋

孔門諸子綴輯夫子平生格言以作一章自

相傳授之也後之學者亦當自佩服焉

論曰主忠信孔門學問之定法苟不主忠

信則外似而內實偽言是而心反非難與

並為仁者有矣色取仁行違者有矣後儒

徒知持敬而不以主忠信為要亦獨何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而不忽者慮之周也慕



遠而不遺者好善之厚也上之所好如

世之不知道者必速目前之近效而忽於慎終習末俗之苟簡而遺於追遠如此者其所自修者既薄矣何以能化其民使之歸厚邪然則其為國亦可知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

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與聞其政而怪其感應之速故問若此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和温

厚也良易直也恭致敬也儉無飾也讓謙遜也皆不自高之意其諸語辭也言温良恭儉讓皆與抗顏盛容以待人者相反夫子雖不有意取人之信然盛德之至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此夫子之所求也非若他人之求而後得也

自為高尚者人欽其道之高務為矜飾者人疑其德之盛天下之通患也若温良恭儉讓五者皆和順易直謙已自卑不足以起人之瞻仰夫子雖以此存心然盛德之至愈抑愈揚愈謙愈光不意取人而人自感之此謂不



求之求也嘗告子張曰質直好義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又曰我待賈者也子貢知之故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者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曰志曰行皆以善而言道者指其良法而言父在則唯觀其志

于善而已父沒然後其行之善可觀也所志所行既善則可謂孝矣然父沒三年之間乃改作之時於是善奉其道永久無替焉則為能盡其孝也

夫孝者以下立身行道不失令名為本以繼志

述事不墜先業為盡故其志行不善則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父沒之後自猶已意改其良法則實不孝之甚矣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為難能焉即此之謂也或曰若父之道善則終身守之可也曰三年無改者何哉且為人之父者難保其必皆善如何曰人之父固有良有不良其不良者益置而不論夫子特就其良者而言之凡中人以上各隨其人而不能無良



法故為之子者雖微善不可以不奉行焉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可改之也其以三年言者蓋以過三年而後即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

禮記作禮之以和為貴是也和者無乖戾之謂蓋禮勝則離

故行禮必以和為貴

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有子先借先王之道以明禮之不

可一於和也言若先王之道固雖為美然世有升降時有降汚悉由之而不改焉則有所牴牾而不行矣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承上文而言禮之不可行也言知

專貴和而不節之以禮則委靡頹敗亦不可行猶雖先王之道然小大由之無所取舍則有所不行也

和者美德而禮之所貴也故人皆知貴之而不知其所弊亦在於此蓋道之所廢必生於所弊所弊必生於所貴能視其所弊而早反之為難故曰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可謂明且盡矣

論曰舊註曰禮之為體雖嚴然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蓋體用之說起於宋儒而聖



人之學素無其說何者聖人之道不過倫理綱常之間而各就其事實用工而未嘗澄心首慮求之于未發之先也故所謂仁義禮智亦皆就已發用工而未嘗及其體也唯佛氏之說外倫理綱常而專守一心而亦不能已於人事之應酬故說真諦說假諦自不能不立體用之說唐僧華嚴經疏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也其說浸淫乎儒中於是理氣體用之說興凡仁義禮

智皆有體有用未發為體已發為用遂使聖人之大訓支離決裂為有用無體之言且說體用則體重而用輕體本而用末故人皆不得不捨用而趨體於是無欲虛靜之說盛而孝弟忠信之旨微矣不可不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氏曰信約信也復踐言也孔氏曰宗猶敬也言信恭雖善然不合于義禮則必有其弊既近于義禮矣又因而與人不失其和則亦可宗而敬之非止言可復遠恥辱而已也



禮義者人之大閑而百行之所取法也故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之所在所以信近於義然後其言可復也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所以恭近於禮然後能遠恥辱也苟能如此則固可謂善矣然硬守堅執不近人情則亦未為至也故因有此質而亦能與人交不失其親則其學問之熟道德之成既有所守而亦能有容所以亦可宗也與前章禮之用和為貴語意相同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專心致志而沒汲於求道也敏於事者急於行也慎於言者不妄言也又不敢自是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真好學矣

此言君子不可不務學也夫好學之益在小人猶為大況在居大位執大事者乎故以好學為君子之美稱今夫不求安飽而慎其言動則固可美也然學最難講而道最易差苟師心自用不就有道之人而正焉則是非取



捨無所涇渭殆誤其一生者多矣故必就有道而正而後可謂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諂佞悅也驕矜肆也子貢

以此為至故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

問以質之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

者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言無諂無驕

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之飽德樂子貢曰詩云如

道而不自知其貧富之為至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詩衛風淇澳篇

磋玉曰琢石曰磨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及

聞夫子之言又知學問研究之無窮故引詩以

贊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也

來者告往知來謂告之以既往之事則自能知

將來之變也詩之妙變化無窮隨取隨有

非告往知來者則不能盡詩之情夫

子到此始知唯子貢之可與言之也

學者不以貧為憂而後能樂不以富為樂而後能好禮適見其飽德樂道而不知貧富之為貧富也蓋貧而樂顏子其人也富而好禮周公其人也但貧而樂者即富而能好禮富而好禮者必貧而能樂非有優劣易地皆然

論曰詩活物也其言初無定義其義初無定準流通變化千彙萬態挹之而愈不竭



叩之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為之高卑者見之而為之卑上自王公太人下至於甲夫賤隸吉凶憂樂悲歡榮辱各莫不因其情而感通唐棣之詩夫子以明道之在乎至近旱麓之章子思以示道之察乎上下古人讀詩之法蓋如此子貢知之故曰始可與言詩已矣若今經生唯見詩之訓詁事實如何便了則詩之旨委地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也言學者當不患人之不知也

不知己之善而患己不知人之善也蓋非善有於己則亦不能知人之善故君子以為患也

晏嬰之賢而不知孔子荀子之學而不知子思孟子甚乎不知人之為患也若鮑叔之知管仲蕭何之知韓信似矣然未也非孔子則不知堯舜之當祖述焉非孟子則不知孔子之聖生民以來未嘗有也斯之謂能知人也難矣哉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移也共向也言為政以德則其象猶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此言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也若夫不知為政以德徒欲以智力持之則勞攘叢脞愈理愈不理此古今之患也後世講經濟之學者不知斯之務徒區區求於儀章制度之間鄙哉○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

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

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言詩之為經雖其教無窮然不過使人之所思無邪曲耳

思無邪直也夫子讀詩到此有合於其意者故舉而示之以為思無邪一言足以蔽盡詩之義也夫詩夫子之所雅言則豈徒蔽三百篇而已哉雖曰蔽盡夫子之道可也

論曰仁義禮智謂之道德人道之本也思



信敬恕謂之脩為所以求至夫道德也故  
語道德則以仁為宗論脩為必以忠信為  
要夫子以思無邪一言為蔽三百篇之義  
者亦主忠信之意先儒或以仁為論語之  
要性善為孟子之要執中為書之要時為  
易之要一經各有二經之要而不相統一  
不知聖人之道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其言雖如多端而一以貫之然則思無邪  
一言實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猶引

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

子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正也言民有所羞恥又能自修而歸于正也

道之以政者禁其邪志齊之以刑者繩其犯  
法皆以法而不以德故雖使民不敢為惡而  
為惡之心未嘗息也道之以德者養其德性  
齊之以禮者勵其行義皆以德而不以法然



論語古義 卷之二 其 古義堂藏

民有所觀感羞恥而雖使之為惡而不敢為  
蓋政刑之功雖速而其效小也德禮之效似  
緩而其化大也其效小故治遂不成其化大  
故其治愈久而無窮此風俗醇醜之所由分  
國祚脩短之所由判王霸之別專在于此先  
王非偏恃德禮而廢政刑也特其所恃者在  
此而不在彼耳

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謂之道志于學者欲以其道也三十而立立者自  
修已治人為天下開太平也

也學既為已而不為利  
四十四而不惑  
心之所謂

思欲自得其理而不惑於是非之間也後篇曰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又曰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照

此二語則自曉惑字之義  
五十而知天命  
天者

為而為命者莫之致而至皆非人力之所能及  
惟善可以獲乎天惟德可以膺乎命知此則務  
於自脩而不萌一毫希望之心  
六十而耳順  
順耳

者毀譽之來耳受而不逆也言向也雖已知天  
命然毀譽之入于耳猶有所礙然到此則一切  
漠然不覺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矩法度之

方者也雖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  
法度蓋聖而不可知之境道與我一也  
此夫子自陳其平生學問履歷以示人也先

論語古義 卷之二 十九 古義堂藏



言其志于學者蓋言雖聖人之資必待學問然後有所至以歸功於學問也自立而至於不踰矩是其效也夫聖人生知安行而其有階級者何哉道之無窮故學亦無窮唯聖人極誠無妄日新不已自少到老自不失其度故能覺其進而自信其然蓋人之於一生自少而壯而老年到于此則其智自別雖聖人之資不能無老少之異焉則又不能無老少之別猶天之有四時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其

寒燠溫涼自應其節此卽聖人生知安行之妙而所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也徒曰爲學者立法者非矣

論曰孟子既歿斯道不明乎天下世儒之所講求者不過訓詁文字之間及宋氏興鉅儒輩出崇正黜邪漢唐之陋爲之一洗其功固偉矣然當時禪學盛行以其遺說解聖人之旨者實爲不少於是專貴一心而以明鏡止水爲脩身之極功胡氏云一



疵不存萬理明盡隨所意欲莫非至理是也夫操則存舍則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不可恃而不可不道以存之如此故夫子之聖猶至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聖德之至從容中道而非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謂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無違於

也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

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又恐懿子不達無違之旨故

語樊遲以發其意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以禮之為孝猶或知則其所不能知焉故夫子為懿子丁寧之也

夫孝者不以飲食奉養為至而以立身行道為要故生事葬祭皆無違于禮則孝親之道盡矣蓋富而好禮善之至也懿子魯之世卿而民所具瞻故夫子以此告之況生時之孝猶易為力至於沒後之孝則非躬自盡道光其先業垂裕後昆者則不能故曰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實孟氏之藥石哉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

人子事父母之間其當憂者甚多矣然不若疾病之最為可憂也

父母已老則侍養之日既少況一旦染病則雖欲為孝不可得也故以父母之疾為憂則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愛慕之心無所不至雖欲不為孝得乎所以警武伯者濼矣○武伯父子俱為魯之卿而告懿子者其義大矣告武伯者其意切矣告懿子者蓋夫子之特

旨而非常人之所能及故重告樊遲丁寧之學者當濼翫焉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

也敬者敬其事也言古入所謂孝者其事固大矣在今時人唯謂能養為孝亦未為不可也然其至死必苟養親而敬不至焉則與夫養卑賤者何所分別乎所謂敬者左右使令晨省夕定至於飲食衣服寒暖之節敬而不怠是也

此夫子因子游之問而戒世之事親者多流於不敬而不自知也觀今之孝者可見矣聖



人答門弟子之問。面就其人。人之病而警之。然又或有因門人之問而廣為世戒者。若此章是也。不可執一而泥焉。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謂事親之際。惟有愉色為難。

有事弟子

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先生。父兄也。饌。

飲食之也。曾。則也。言服勞奉養。乃事親之常。未足為孝也。

事親之道。愛敬為本矣。然敬猶或可勉而能。至於愉色。則非誠有深愛而終始不衰者。不能。故曰。色難。先儒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

潤之色。故告之。蓋就子夏之所不足而誠之也。○道愈虛。則言愈高。德愈實。則言愈卑。自然之符也。故天下之言。得能為其高而不能為卑。無其德也。若武伯問孝。以下三章。天下之言。莫卑於此。亦莫實於此。惟孔子能言之。而他人之所不能言。為所以為聖言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夫子。

與之言。終日之間。無一言之違。逆。

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言及省其私。亦足。



以發揮夫子之道故夫子深喜之又言不愚以明前言如愚者乃其所不可及也

此夫子稱顏子不事聰明深造妙契非常人之所能及也聖人終日之談皆平淡易直無駭人之聽聞者顏子聰明一聞之則實有以知其包天地貫古今無復餘蘊不啻若口之悅芻豢故其所與言者不待問辨詰難而發露乎言行之間猶艸木之經時雨而勃然興起非若他人聽了便休也夫子及乎省其私而便知其然故曰回也不愚重歎之也夫其

智之可見者智之未深者也智而不可見乃是智之最深者也譬諸川流之淺雖其勢駛漲猶或可涉淵海之深汪洋乎不可測也所謂如愚者是也非去智絕聖昏默守愚之謂其不事聰明是其智之所以愈深也

子曰視其所以朱氏曰以爲也爲善觀其所由朱氏曰以爲也爲善而意之察其所

安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而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重言以深明之



君之於臣，人之於朋友，其所倚賴甚大，不可不慎。所擇，夫人之難知，堯舜其猶病諸。至佞似才，至奸似直，諂諛者似忠，矜持者似德。故我明不足以察之，則必至於以黑爲白，以枉爲直。小人爲君子，君子爲小人，而政事日非，身辱國凶，可不懼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也。溫故，而

聞而時有新益也。

此言師道之甚難也。人之爲學，不溫故則必

忘其所能，不知新則無得其所。凶蓋天下之事無限，而天下之變無窮。苟能尋繹舊聞，而復有新得，則應之愈不竭。施之當其可，而後可以爲人之師矣。夫師者，人之模範也。人材之所由成就，世道之所由維持，以韋帶之賤，與人君並稱，其責甚重，其任甚大，可不謹乎？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用而有適之謂也。言君子之德，可大用而不可少用。

君子雖道宏德邵，無施不可。然或有於事不能者，若孔子不學軍旅，不能辭命之類，可謂



不<sub>レ</sub>適<sub>レ</sub>其用矣然而論<sub>レ</sub>聖人之才之德則不在是故曰君子不可<sub>レ</sub>小知而可<sub>レ</sub>大受也若夫廣綜衆藝精幹小事者人之所悅而致遠恐泥不可以此論君子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張氏栻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周皆就所與人親厚而言之

此言君子小人用心之別也學問之要在辨君子小人趣向如何否則欲爲君子而反爲小人之歸者多矣論語每以君子小人對舉而論之者蓋爲學者示其嚮方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稽於古訓之謂學求于己心之謂思會天下之善而一之者學之功也極深研幾與鬼神



同功者思之至也學之功也實思之至也神學而不思則實無所得故因思而不學則師心自用故殆是故非思則無以能學非學則無以達思兩者相待而後得成也又曰古之學者所思多於所學今之學者所學多於所學而古入所謂學與今入所謂學者亦大異矣此亦不可不察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治也異端古之方也言不用力於根本而徒治其端之所異則無益而有害也

言學問之道用力其本則末自治焉徒脩其末則必遺其本必然之理也後世之學不用力於道德仁義而徒從事於記誦詞章爭其多寡較其短長此亦攻異端之類焉耳本末倒置輕重易所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

論曰異端之稱自古有之後人專指佛老之教為異端者誤矣孟子之時或稱邪說暴行或直稱楊墨之徒可見其時猶未以異端稱之若夫佛老之教即所謂邪說暴



行而亦在異端之上豈待攻而後有害耶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性剛以

所為知之者未必真知之今誨汝知之者乎其所知者自以為知所不知者便以為不知是謂

天下之事無窮而一人之智有限況事之多

端有可得而知者矣有不可得而知者矣欲

知不可得而知者則失之鑿矣雖可得而知

者欲盡知之則流于濫矣故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不以盡知天下之事為知故

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是

堯舜所以為大聖而學者所當取法也後之

儒者動欲盡知天下之事是欲能堯舜之所

不能其得為智哉

子張學于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于

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

其餘則寡悔殆者所未安尤過也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祿在其中者謂不為人所棄而

衣食自給也非必指受穀而言

論語古義 卷之二 十七



也之

得于學問者深而周得于見聞者近而實子  
張既知學故夫子舉得于見聞者告之蓋多  
見聞則足廣其智而有所則倣而亦必闕疑  
殆而慎言行則外無受人之尤內無生已之  
悔言行有實而足為人之所信孰敢不服從  
亦孰敢不薦引是祿在其中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哀公魯君名將時哀公失政而民不服故問之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錯錯捨置也諸衆也言舉錯得當則民服否則不服

哀公意以為服民必有術以能之孔子告之  
以舉錯得當則民服舉錯失當則不服也蓋  
好直而惡枉天下之同情順之則得逆之則  
不得非可以術能也故治國之道顧其所以  
處之者如何耳非可以私意小智濟之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

亦時季氏僭濫民不心服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包氏曰莊嚴也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臨民以嚴則民



敬其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此章亦與前章同意蓋王者之治以德而不以法其効若迂而其化無窮霸者之政以法而不以德其効若速而無益於治故知治國之本在自正其身而不得以智術為之也康子之意在求速效而夫子之所答專在於自治若使康子達夫子之意其所以治魯國者豈有不得如其所欲邪禮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眾也蓋述夫子之言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居官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文今見古文尚書君陳篇而無孝乎二字當以此為正孝乎惟孝者美孝之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而施及於有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以居位為為政乎

孝友者人之善行也夫孰不美焉亦孰不從焉以此心自脩則身脩以此心治人則人治雖家國天下莫不從焉而家居講學者每有



不能有為於世之歎殊不知居家理故治可  
移于官奚以不居官為政為慊乎孟子曰其  
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與居官為政者奚異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

輓其何以行之哉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輾  
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

謂甲車兵車乘車輓輾端上曲鈎衡以駕馬  
者言人而無信猶車無此二者豈可得行乎

信者人道之本人而無信則不可以一日立  
於天地之間猶大車之無輓小車之無輓不

可以行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皆由此夫子就其最所易見者以喻人必不

可無信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朱氏曰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

張見夫子聰明睿智無所不知  
故問十世之遠可以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言三代之有天下  
雖各有代代之制

然不能盡改人之觀聽故皆因前代之禮而作  
之惟其所損益者今皆可知而已既往已如此

則將來亦不過如此



此言古今之事不甚相遠不可好求中迂怪不經不可窮詰之說蓋世道之變雖相尋無窮然本無有可愕可怪之事冠以加首履以藉足舟以濟水車以行陸君尊而臣卑父老而子繼千古之前如此千古之後亦如此所謂禮也者亦不過因此而損益焉耳苟以此推之則雖千歲無窮之變皆可坐而致焉子張之問既涉於怪僻故夫子言此以斥之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其非

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瀆近鬼神也知義之所在而不為是無勇也

陳氏櫟曰此章欲人不惑于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于人道之所宜為他日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

論語古義卷之二終



論語古義 卷之二 三十一

論語古義卷之二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伊藤維楨述

論語古義卷之二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

伊藤維楨 述



正名分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也。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數如其佾。言季氏以陪臣而敢僭用天子之禮樂。是可忍也。忍為之事哉。而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

論語古義

卷之二

一

古義堂藏



所憚而不為乎○夫子所論當時人物政治得失自今觀之似或有不甚切于學者然孔門弟子皆謹書之者何也夫子嘗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學將以有為也故泛論義理不若即事即物直辨其是非得失之為愈也如此等章實與春秋一經相表裏此當時諸子所以謹書而不遺也歟

三家者以雍徹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各徹祭畢而收

其組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子曰相維辟公天

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相助也辟公諸侯及

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

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用之乎舉

其無知妄作之一端以

明其僭禮大類如此

此通上章共為三家僭禮而發蓋夫子作春

秋之意也當時之人視三家僭禮不徒不能

規其非反舉之以為美談故夫子斥之以明

其僭妄之罪且欲其聞而改之也夫位愈盛

則責愈重祿愈高則任愈大詩曰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季氏魯之世卿衆之所倚賴而其  
無智妄作如此既不足取信當時又非所以  
垂裕後昆故爲人之上而不知學其蔽必至  
於此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之本禮樂者德之推人而不仁其本既無雖欲  
行禮樂豈爲其用哉其所見者徒威儀節奏耳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不仁  
之人雖欲用禮樂而禮樂豈爲之用乎或曰  
仁者惻隱之充也何關於禮樂曰慈愛惻悃

之心衆德之所由生萬事之所由立仁人之  
於天下何事不成何行不得況於禮樂乎

論曰七篇之書論語之義疏也故得孟子  
之意而後可以曉論語之義苟不本之於  
孟子而徒欲從論語字面求其意義則牽  
強不通必至致誤若宋儒所謂仁者天下  
之正理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務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禮  
禮先王之制時王之所用今放疑之故夫子  
大其問也易治也禮所以節制喪所以致哀故  
禮奢而備物不若儉而不備喪易而盡禮不若  
戚而不文得其本故也若夫徒務繁文而遺其  
本實者固非所以為禮也故特問禮  
而夫子兼言喪者蓋欲其意之備也

為禮者必好備物好備物則必至文勝為喪  
者必欲治而無失欲治而無失則必失其實  
故禮以儉為本喪以哀為本聖人之尚實也  
如此

論曰舊註謂禮貴得中其說本于禮記然  
非聖人之意嘗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

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  
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及  
如此章自後世之學言之似有不及於中  
之病故以為救時之論然聖人之道尚儉  
而惡奢其經世理民常戒盈滿而從退損  
雖以禮為教而必以儉為本其言及中者  
甚少蓋以儉可以守禮而中則不可執守  
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也

諸夏中國  
也公無也



視有<sub>レ</sub>如無<sub>カ</sub>之謂<sub>レ</sub>此孔子傷<sub>テ</sub>時無<sub>キ</sub>上下之分而嘆<sub>ス</sub>之也

夫子每視時俗之變雖一事之小必重嘆之以其所關係大也今諸夏禮義之所在而曾夷狄之不若則其為變亦甚矣此春秋所以作也當此時雖周衰道廢禮樂殘缺而典章文物尚未湮墜孰知諸夏之不若夷狄然夫子寧捨彼而取此則聖人崇實而不崇文之意可見矣其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蓋聖人之心即天

地之心遍覆包涵無所不容善其善而惡其惡何有於華夷之辨後之說春秋者甚嚴華夷之辨大失聖人之旨矣

季氏族於泰山

族祭名也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季

氏以陪臣祭之非禮也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若林放乎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

時為季氏宰嗚呼歎辭夫子欲冉有之救正其非既而知其不能則又美林放以勵之亦教誨也

季氏舞八佾歌雍徹夫子既斥其僭竊今亦



欲旅於泰山故夫子欲冉有之救之也夫禮  
 人之隄防也禮立則人心定人心定則上下  
 安上下安則彛倫得以叙矣庶事得以成矣  
 今季氏以臣僭君則是自壞其隄防也神不  
 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季氏為魯國卿而所為  
 如此何以率其民不智亦甚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君子恭遜不與  
 人爭其或有所爭  
 者必也於射禮乎蓋明其所爭  
 者亦皆以禮而他無所爭也  
 揖讓而升下而  
 飲按儀禮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  
 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

解立飲也照本文下而飲之語則與不勝者升  
 取解立飲不合窵謂不勝者下而獨飲無衆耦  
 送解之其爭也君子言雍容揖遜如此則其爭  
 禮也  
 以利害與人爭也

此言君子唯於射有所爭則見君子於事總  
 無與人爭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何爭  
 之有其與人爭者皆小人不仁不禮之甚也  
 讀論語者至於夫子言君子諸章則不可不  
 潛心覃思佩服體取若此章最其切要者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謂也。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言其美質也。馬氏曰：絢，文貌。凡畫績之事，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佈其間，以成文。蓋言身章之美也。備風竹竿之詩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亦言顏色之美與服飾之麗相稱。其語意正相類。子夏適不知畫績之事，因讀此詩而有疑。故問子曰：繪事後素。畫之事後素，考工記云：凡繪所疑不在上，二句而在素，以爲曰：禮後乎。子夏絢，故夫子專以繪事告之也。可學乎。子曰：然則人之於禮，亦有其質而後可學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猶發也。言能也。夫子以其能會其意，故以始可與言詩稱之。此章子夏之所問，夫子之所答。初只尋常問

談而本非有關於學問。及乎子夏曰：禮後乎。而始爲至論也。夫禮以儉爲本。至於風氣既開，日趨繁文。於是人惟視其繁文而不知其本之儉。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知之，故曰：禮後乎。苟非得聖人之意於言詞之表者，其措詞豈能斷然若此乎。林放聞夫子之論而始知禮之本。子夏因論詩而自悟禮之後，非放之所及也。論曰：詩無形也。因物而變，爲圓爲方，隨其

論語精義 卷之三 七 古義堂藏



所見或悲或歡因其所遭一事可以通千  
理一言可以達千義故非聞一而知二者  
不能盡詩之情子夏聞畫績之事而悟禮  
後之說可謂亞聞滄浪之歌而知自取之  
道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

徵之矣杞宋二國各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

既聞之而能言其詳欲證之於夏殷而之杞宋  
二國皆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

獻若足則吾能相證而傳之於後  
世蓋聖人不欲言無證之說也

先王之禮唯得夫子而後能傳於後世言之  
則存焉不言則亾焉苟以其文獻不足而不  
言之則豈非夏殷之禮自我亾之乎中庸曰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故  
君子擇民之可信而言之見民之可從而行  
之苟不察民之信從與否而強為之則是誣  
之也若老佛之說是已凡濶茫不經如存如  
亾之說皆足以起人之惑而啓其好異之心



故無徵之言。聖人不道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而後世儒者動稱伏犧神農黃帝，甚而至於論盤古燧人之世，稱天皇地皇之名，吾知其非聖人之意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按：經傳稱禘者

非一其義各殊。此所謂禘者，謂大廟之祭也。蓋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廟，而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大廟。而周公配之也。灌者，方祭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自灌以前，有禮之名，而無禮之實。及乎灌而後，始有其實，故曰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若曰自始至終皆無可觀者，也。蓋魯僭用天子之禮，故未

子之禮，故未子歎之也。

實本也。文末也。有此實而後有此文，有此文而後有此禮。苟無此實，則禮文皆虛而已。魯以侯國敢用天子之禮，其亾實甚矣。宜夫子之不欲觀之也。其曰不欲觀之者，甚嫉之之辭。嘗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亦甚嫉其無實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且以王者之祭，故以禘禮之意至深遠矣。不知答之，蓋為魯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



斯乎指其掌示與視同指其掌謂明且易也弟也記之也

禘者先主報本追遠之深意非仁孝誠敬之  
至不足以與此苟通其說則於治天下何難  
之有蓋治天下之本在感應之孚而難以政  
刑智數致之故非德之至誠之極則不足與  
知禘之說而於治天下亦不免以私意妄作  
幸其自治非見聞智慮之所能及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朱氏曰此門人記孔子

祭祀之誠意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之誠意夫子嘗言吾嘗祭之誠意未嘗祭也祭之誠意以與上文相類上故附記之

夫子之於祭祀盡其誠如此

論曰祭祀之禮人道之本於是不盡其誠  
則人道缺焉其復何言夫人本於祖萬物  
本於天豺獾之賤皆知報本報本之心人  
之至情故聖人因其不得已之至情以立  
之宗廟具之犧牲陳之簠簋籩豆以伸其  
報本反始之情若於外神之祭或崇其德



或報其功皆盡吾不得已之至情而已爾  
豈問其享與不享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聖  
人事神之誠如此禮曰齊三日乃見其所  
為齊者又曰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  
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  
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皆衰  
世失道之論而非聖人崇德之言也識者  
以祭義篇為亂道之書可謂有見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

賈衛大夫朱氏曰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  
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玉而  
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  
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  
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與有常尊而非祭  
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  
阿附權臣也賈衛之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言天至尊矣非與竈之可比也苟獲罪於  
天則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明非但不  
可阿權臣雖君亦不可阿

天之道直而已矣夫火上而水下鳥飛而魚  
潛草木植而華實時善者天下以為善惡者  
天下以為惡斯之謂直天地之間渾渾淪淪



靡非斯道其欲以邪枉之道立於天地之間者猶投冰雪於湯火之中有遲有速必受其譴雖鬼神不能為之福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也郁郁文

盛貌言其視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文章燦然以致其盛也

聖人每惡奢而從儉今於周之禮則獨從其文之郁郁者何哉蓋道以得當為貴自治之道不可不儉朝廷之禮不可不備夏商之禮

質而不備周之禮文而得當此夫子所以特從周也聖人處事之權衡從而可知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太廟魯周公廟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或曰

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或人因此

譏之夫子言不知而問即是禮也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之意

聖人之於禮固無所不知然但聞其名而於其器物事實則或有所未知者故始入大廟每事問耳亦謹之也或人未知道徒以講名



物度數為知禮故以此譏之夫子但曰是禮也其意以為不知而問何禮如之夫闕疑好問者君子之心也苟以此為心則智明識達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得故曰是禮也猶言是道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皮革也布侯也

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鄉黨習射之禮專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以力有強弱也曰古之道也者嘆今之不射也射不主皮今見于儀禮鄉射禮蓋古射法之語也

射之為藝其中可以學而能其力不可以強而至此古者之所以射不主皮也蓋世道之變治亂升降之所由而分替者不可以復興汗者不可以復隆每一變必一衰故雖服御器物民俗歌謠之小君子必察焉貫革之興其變小也然世道之不復古於是可見此夫子之所以深嘆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

來歲十一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朔之禮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



不視朝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以為不行其禮徒供此羊此虛文耳故欲去之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夫子言若幸者在羊存耳禮雖廢猶得賴羊以識之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此我所以惜之也

禮隆則義為之主用牛不可則用羊用羊不可則用豕故禮隆則物賤也禮污則文為之主循物則為禮違物則非禮故禮污則物貴也及乎其益衰也則人惟以物識禮而禮因物而存亡於是物益貴為故存羊即所以存

禮也子貢欲去餼羊其未達於此義乎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魯之人士仰夫子之聖德久矣而未

子自以臣子之禮處之於事君之禮自莫不盡且春秋時不知事君之禮故時人見夫子事君盡禮以為諂也

此夫子傷當時之薄俗而歎之也人臣之於君以盡禮為本譏夫子以為諂者本非昏愚柔懦之人必是揚已教物不知遜讓者之言其流必至於賊道故君子惡焉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者耶其



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

以尊臨卑易以簡故為君之道在使臣以禮以下事上易以欺故為臣之道在事君以忠君而無禮則失臣臣而不忠則身戮故聖人之言猶規矩繩墨乎從之則吉違之則凶所以為天下之極也非若佛老異端之書可以高遠奇特求之而得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

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也蓋關雎之樂其聲雖樂而不至淫雖哀而不至傷使聞者自得性情之正故夫子贊之

此專美關雎聲音之盛而言當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參看夫聲音之妙可以感動鬼神而況於人乎關雎之樂能合於中和之德而歸于性情之正夫子之所以取之也蓋樂者人情之所宜有而哀亦人情之所不免苟欲去人情之所宜有則至於絕物欲滅人情



之所不免則至於怫性但關雎之樂其音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聞之者邪穢蕩滌查滓融化自得性情之正樂之至美者也然而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其本也苟讀詩而善得其志則聲音自在其中矣按小序云關雎者后妃之德也本不言何王后妃蓋言后妃之德宜如此鵲巢關雎之應也其序云鵲巢者夫人之德也亦不的言何國夫人則所謂后妃亦不斥言何王后妃爲是今觀

小序之作其首句文辭古奧實出於古人之手其爲國史之作明矣其下云云者猥瑣鄙俚不足觀之且自相矛盾不可據以爲信故今據小序首句爲斷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也予古者建邦立社必植樹以爲主王者受命王天下必改前代之制以新人之觀聽三木皆老蒼堅強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自王朝至於侯國植之以爲社主至周兼寓使民畏刑之意蓋以古者戮人於社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從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解周人用栗之意如此

論語集注卷之三 十一 古義堂藏



事不諫既往不咎

言凡事既成矣不可復解說已遂矣不可復諫止已往矣不可復追咎孔子以宰我所對既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人君之德莫大於愛民故古之君子與人君言必以愛民為本救民為急夫萌蘖之生灌溉培養之猶恐其或不得生矧可屈折剪伐之以殘其生乎故可啓人君殺伐之心者君子諱言之恐其傷仁義之良心也孟子曰君子遠庖廚蓋為此也夫子之深責宰我宜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霸諸侯器者所以成其用也春秋傳曰霸王之器是也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

或曰管仲儉乎

或人疑器曰管氏有二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

歸義未詳或曰臺名攝猶兼也家臣每然一人必兼治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

為禮者好備物故又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蔽也設屏於內以蔽內外也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黃氏震曰反坫累土而為之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凡管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按汲冢周書云乃立



五宮咸有，四阿反，坳註云：反坳，外向室也。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而為此，外向之室，世遠不可知。此皆諸侯之禮，而管氏僭之。夫子所以譏其不知禮也。兩說如此，然近世多從黃氏之說。

以德行仁，則玉以力假仁，則霸。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自世俗觀之，其施為事業固為赫赫焉。然止於此耳。若使管仲聞聖賢之學，唐虞三代之治，豈難致哉？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曰：割雞焉用牛，刀謂之物，小而器大。若管仲之相齊，專尚霸術，功利是務，不能致主

於王道，是割牛用雞，刀謂之物大而器小。宜夫子譏管仲之器小也。後之居宰職者，不可不知所從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告也。大師樂官，各翕合也。聚也。言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之。既放和而不乖，猶五味相濟以相和也。皦明也。五音六律明而不混也。繹相續不絕如貫珠也。成樂之一終也。言樂之節奏如此，故其感于人之心者亦然。

當時音樂殘缺，伶官唯知論五音六律，而不



知樂之節奏有自然之序而其和在於絲毫之間況於其通性情心術之微者乎夫樂之於天下猶柁之於船或左或右隨其所轉將之於卒或進或退從其指麾治亂盛衰每與聲音相通故夫子為大師一一指點而示之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朱氏曰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出曰二三

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朱氏曰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天下久亂道將自絕故天將使夫子為木鐸詔道於萬世一時得喪豈足以為患乎

門人親愛夫子深矣故不得下以其失位為患封人一見夫子遽以木鐸稱之其所以慰喻弟子者至矣蓋不下一時得喪為患而以木鐸萬世為幸其見可謂卓矣嗚呼異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美者如鐘鼓管籥之音干戚羽旄之容是也善則指其德而言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是也舜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以征伐而得天下此韶之所以盡美盡善而武之未盡善也聖人右文而左武崇德而惡殺故其言如此蓋論其樂云然非論舜武之優劣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者以寬為道而不欲好察禮以敬為本而不在文飾喪以哀為主而不在備物居上不寬則下無全人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則本實既凶何所觀感邪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言里有仁厚

為美而居之擇所以處身者而不於仁豈得為知乎

此言居之不美輒可遷徙處身一失其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然人皆知擇居而至



於處身則不知辨其是非多失於不仁是不  
智之甚也斯之謂不知類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也言不仁者久困則  
為非久樂則必驕  
不遷利謂以仁為利而行之言安仁者與道為  
一故其處約樂自不足云利仁者堅守而不失  
故能處  
約樂也

不仁之人雖一旦勉強然無其德故久處約  
則濫久處樂則驕唯仁者之於仁猶身之安  
衣足之安屨須臾離焉則不能樂是之謂安

知者之於仁猶病者之利藥疲者之利車雖  
不能常與此相安然汲知其為美而不捨是  
之謂利夫飽仁義者不願膏粱之味文繡之  
美萬物皆備於我而富貴貧賤不能撓於其  
心豈能處約樂之足云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以愛為心故  
好惡得當而不失  
善善常不及惡惡必過人之通患也故以愛  
入之心待人則善者固得當而不善者亦不  
至過惡若以惡人之心待人則善者未必得



當而不善者必至於過惡此所以惟仁者能  
好人惡人也

論曰宋儒以仁爲理故以好惡當理解之  
卽明鏡止水之意也蓋以無情視仁無欲  
解仁而不知仁之爲德雖有淺深大小之  
差而未有不自愛人之心而出者也故唯  
仁愛之人而後能好惡得當而不至於有  
刻薄褊私之弊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此仁者之所以能好惡人而與好惡當理

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言心之所向纔在於  
仁則自無爲人所惡  
也

仁實德也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  
故自無爲人之所惡也

論曰宋儒之學持論過高嫌乎恤人之怨  
惡爲枉道故解無惡以爲無爲惡之事矣  
此非聖人之意蓋已有可惡之實而爲人  
所惡者固其道也改之可也已無可惡之



論語古義 卷之二十一  
實而或見惡者雖君子所不得免然聖人  
每教人以無怨惡于人者何哉世議甚公  
人心甚直苟為容悅則人必以容悅且之  
苟為面諛則人必以面諛名之欲為人所  
容而反為人所賤其唯志於仁則不求為  
入容而寬裕慈惠人自不怨惡焉此聖人  
之所以貴無怨惡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  
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子又嘗答仲  
弓問仁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曰年四

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之意可見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欲富貴而惡貧賤者人之情也然君子之  
動必以其道故苟不以其道則雖得富貴  
而不處得貧賤而不去也所謂道者即仁也故  
下段終言之孟子稱伊尹曰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祿之不以天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以名為君  
子者以其存仁也若去仁則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急遽也顛沛僂  
仆也此申言終食之  
間其無違仁如此非但富  
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

論語古義 卷之二十一 三



此又言仁者安仁之意或曰仁之德大矣何獨以富貴貧賤言之耶曰自古之人固有見危授命犯顏諫爭奮然不顧身者然至於富貴貧賤取捨之間則不能不殉物而動心唯君子之心常安於仁故不處於不可處之富貴而不去於不可去之貧賤此其所以首而言之也而至於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端言仁之成德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

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尚加也言好仁者天下何善加之若夫惡不仁者誠知不仁之可惡猶惡臭亦可以為仁矣然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於其身與好仁者固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為仁由己而由人哉苟能一日用其力則仁斯至矣唯人不可用其力焉耳豈有用其力而不足者哉

益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言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以斷無有之力不足者也

好仁者德之至也惡不仁者有所不為也好仁者視人之不善猶哀憫之而欲其與入于



善也惡不仁者視人之不善猶鷹隼之搏鳥雀必痛拒絕之二者甚有逕庭俱謂之成德非也或曰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此亦曰我未見者何哉夫仁者人心也何遠之有但仁以誠為本夫子難其人者蓋以非仁之難能而誠之難致也好仁者惡不仁者其等雖異然皆發於誠心非勉強之所能及此夫子所以言未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朋類也

指親戚僚友而言

此為以過棄人者發凡人之於過不有無由而妄生者必因其親戚僚友而過故曰各於其黨正見其不可濳咎也曰觀過知仁則亦足見其就此而猶有可稱者也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是其所以為周公也蓋聖人不濳責人之過者以人有自新之途而悔過自改則亦猶夫人故也論曰人之過也不生於薄而生於厚何也

論語古義 卷之三 二五 論語古義



薄則防患遠害為身之計全而趨人之患  
緩故得無過也因薄而過者間或有之然  
因薄而過者直謂之惡而不得謂之過也  
非聖人之至仁則孰能知過之可宥而不  
可浚咎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人之不可不聞道其急如此

此為託老衰或罹微恙而不肯為學者發夫  
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為人而不聞之  
則虛生耳非與雞犬共伍則草木與同朽可

不悲哉苟一旦且得聞之則得所以為人而終  
故君子之歿曰終言其不漸滅也或曰朝聞  
夕死亦太急乎曰不然也人而不聞道則  
雖生而無益故夫子以朝聞夕死為可者最  
示其不可不聞道之甚也何謂太急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氏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  
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衣食以取足奉口體雖惡何足恥焉士而志  
于道其心既知所嚮矣而又恥惡衣惡食則



其終必至於枉道殉物其不足與議道也必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朱氏曰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事無適無莫可取則取可捨則捨可去則去可就則就唯義之所在非惟我之從義義亦與我相從而不離也

義者天下至密者也故精義然後能得無適莫非無適莫而義之與比也蓋無適則莫無莫必適不能不倚一偏其無適者異端之不一法也無莫者俗士之不知所擇也唯君

子精義之至無所偏倚而後自能得無適莫焉夫子嘗曰無可無不可蓋無可無不可之間自有義存非無可無不可而又以義為主也其謂無道以主之幾於猖狂自恣者謬矣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歸也土者謂身之所安也刑法也惠恩惠也

此言治君子與治小人其道自不同也懷德者不以利動惟善是親也懷土者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懷刑者心樂儀刑懷惠者惟利是



親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所以懷之者自不同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孔氏曰放依也放利而行每事必依傍於利

謂多取怨也

無怨德也多怨不祥也君子以義為主故雖

損於人而人不我怨小人以利為本故雖無

損於人反多取怨此放利之所以多怨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

如禮何禮讓以禮讓而言禮以制禮而言何有言不難也

此言以禮讓為國則人亦化之何難為之有

若不以禮讓為國則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

何況於治國乎古者專以禮為治國之要典

猶後世之用律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

知也朱氏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此章亦聖人之常言學者之準則不可不聽

受佩服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吾道猶言我之道



也一者不<sub>レ</sub>一之謂貫統也言道雖至廣然<sub>レ</sub>而  
不<sub>レ</sub>雜則自能致天下之善而無所不統非多學  
而可<sub>レ</sub>能得也唯者應辭曾子直受之<sub>レ</sub>以  
為已之任猶顏子曰請事此語之謂  
子出門

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付人之謂恕自竭盡已之心則於  
人無物我之隔能付度人之心則癢疴疾痛舉  
切於我身矣曾子以為忠恕足以盡夫子之  
道也因為門人述夫子一以貫之旨如此

夫道一而已矣雖五常百行至為多端然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至一可以統  
天下之萬善故夫子不曰心不曰理唯曰吾  
道一以貫之也蓋忠以盡已則接人必實而

無欺詐之念恕以付人則待物寬宥而無刻  
薄之弊既忠且恕則可以至於仁矣豈復有  
他岐之可惑者乎哉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而曾子特以忠恕明之其有旨哉

論曰聖人之道不過彛倫綱常之間而濟  
入為大故曾子以忠恕發揮夫子一以貫  
之之旨嗚呼傳聖人之道而告之後學其  
旨明且盡矣夫子嘗答樊遲問仁曰與人  
忠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乎夫子唯曰其恕乎孟子亦曰強恕而行  
 求仁無近焉可見忠恕二者乃求仁之至  
 要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蓋忠恕  
 所以一貫之也非以忠恕訓一貫也先儒  
 以為夫子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惟  
 曾子有見於此而非學者之所能與知也  
 故借學者忠恕之目以曉一貫之旨豈然  
 乎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曉也猶四體不言而喻

言觸物隨事自能通曉也

此言君子小人所好不同故心之所趨從殊  
 君子之所好在於義故其曉於義也甚速小  
 人之所好在於利故其曉於利也亦甚速學  
 者以此自省則庶乎不至為小人之歸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朱氏曰思齊者

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此言見人之賢不肖皆不可不反求之於已  
 也人之常情見賢則必忌憚之見不賢則必



譏笑之非惟不知反求於己適足以害其德也夫見賢而不思齊無志者也見不賢而不內省無恥者也無志無恥者所謂自暴自棄者而不可與有為也必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

幾微也幾諫謂微詞以諷也

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勞而不怨

不違者謂姑順父母之意而不遂已之諫也勞慰勞也

諫父母之道尤忌徑直要在微婉其詞以委曲諷導之焉耳若父母有過而不諫則陷親於不義諫而忤親之意則亦為不孝唯能敬

能勞不違不怨而後為能得事父母之道也苟如此則父母之心亦有所感而諫得行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氏曰方猶常也謂可遊之方也

人子遠遊則為日久廢養多而不能使父母無倚門之憂故曰不遠遊其遊每有定所而不事慢遊則無所貽憂故曰遊必有方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可謂能發孝子之心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重出凡諸章重出者蓋夫子屢言而門人互錄之意味深長學者宜深玩而審思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知猶記憶

此言常記父母之年則見其壽以為喜見其衰以為懼喜懼交臻而愛親之心不能自巳其不可不知也如此聖人之言天下之至言理到此而盡矣教到此而極矣不可以其語

平易而忽諸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逮及也朱氏曰言古

者以見今之不然

此言出言之易而躬履之難也夫言而不稱可恥之甚也古人尚實而不貴華故恥之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者檢束之謂言修身處事皆當檢束也

聖人之言猶著龜神明必應必驗此言至淺然從此則得遺此則失必然之理也不可不



篤信而堅守之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氏曰。訥。遲鈍也。

此夫子言君子之心以勉學者也。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朱氏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居之。有鄰也。

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心也。然德不孤必有

鄰。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德之既成。必無孤立之理。以定學者之志。亦祿在其中之意。學者惟當憂德之不成。而無以饑渴為心害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煩也。

此言事君交友皆當以禮進也。若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則為臣取辱。為友見疏。當自戒也。故事君者。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則不辱矣。與朋友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不疏矣。



論語古義卷之二終

文政甲申仲冬



